

H A N G K O U

伤口

鲍贝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S H A N G K O U

伤口

鲍贝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壹

当我走进这座房子，关上阁楼的木门，我知道，我就是另一个人了。像身后的夜色，摇曳于这座城市里的灯光，关上门就不见了。

我脱掉真丝旗袍，脱掉高跟鞋，取下所有的首饰。换上宽大的睡袍，赤脚，走路很轻，在地板上，跟风拂过海面似的。

这个城市没有海。但只要我走进这个阁楼，往旧藤椅上一坐，便会听到海的声音。

我已好久没来这个阁楼了。这座房子以及隔壁的一些旧建筑，马上就要拆了。这里又会升起新的高楼，搬进新的人。

我已不知道什么是疼了。趁这座房子还未被推土机推平，我走向这个阁楼，专心清洗一次伤口。

我明白，这不是告别。也不是终结。在这世上，很多人你无处告别，很多事物也不会有终结。我只是在这里，再次听听大海的声音，记录下海浪已经漫延了多远。

阿哥，我已在旧藤椅上坐下来。我在等你。我要和你说说话。

我已经感觉到你向我走过来。我仰起头，看着你。有一份沉重压过来，压住我的喊叫。阿哥，我没有哭。我只是紧紧捂住了胸口。

我已失去你。失去爱。失去了一切。我不要再骗自己，假装怀着某种希望，不停步地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走。



请你让我把这七年说完。七年的时光，七年的经历，只要七天就能说完。不，七个小时就足够。

我走向阁楼，阁楼是我来这座城市最初的所在，里面锁着我的梦，锁着我的记忆。路过西湖时，看见荷叶正青，莲花开得正白。趁天色昏黄，我俯下身摘了一朵下来。攀扯时，用力太猛，莲花剧烈地颤抖一下，在我手中猛地变成红色，露珠滚落进湖水里，溅起一道道细微的波纹。像谁的心？

我把莲花带回阁楼，放在桌上，花瓣瞬间枯萎，我只想告诉你：花谢得太快。花谢得太快！

我现在做着梦，发着高烧！我要告诉你，我多么流连于一个男人的欢声和微笑。就在三天前，农历七月七，他为我过生日。那个生日，他陪我在船上过，隆重得像婚礼。那艘奢华的船，仿佛是他为我制造的神秘的城堡。不，他就是一座城堡。我走进去，却再也找不到方向和出路，再也找不回自己。

我多么愿意自己从此躲在他的城堡里。偶尔闪出身来，把世界看个仔细，然后再回去。哪怕让我仅仅属于这个男人，我也愿意。然而，我却只能把悬空的手，无力地向你摊开。我再次承认，是我的虚妄最终毁了我。

也许，也许不是。我记起上船时，我梦游一般说出母亲说过的那句话：“船是漂浮物，在船上庆祝，不吉利。”

当时，没人答话，若能有人立即应上一句，比如“船不吉利，人大利！”或者说，“风吹太阳晒，霉运就离开”，都行，最好的办法是就近任何一个可摔破的东西：碗、盆子、玻璃杯，拿上一个重重砸在船上，便可破解了这句本来不应点明的话。然而，我记起了母亲的话，却忘了老辈人的教训。没有人接任何一句话，也没砸任何东西。恐怕就是在这个瞬间，船底下正翻卷出一片急湍的江水漩涡，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凶气悄悄投向了。我。

“你的眼睛能代表你说话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声音很快，“你藏不住，你的思想，包括你小小的念头，你的眼睛都能一一告诉我。”我没接他的话，当时并没在意他这是在暗示，只是觉得，在那样的场合和背景下，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和任何

一个动作,都应当与爱有关。

我的眼睛,我的思想,也都只是在向他传递我内心的爱意。我真的太天真。完全沉醉其中。全然不知一句不经意的话,却已然惹出一场无法化解的灾难。

也许,一切都是注定的。

七年前的七月七,你陪我过生日。过完生日,你对我说,你要去海那边,你会回来找我。

第二天,你离开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那个海边的山村,鬼气森森,巫气重重,我们在那里出生、长大。然而,我们都没能记住老辈人的话。老人都说,我的生日不能过,要让它悄无声息地流过去,千万不可惊动它。

从小到大,就连我亲生的父亲母亲,还有弟弟妹妹,他们都对我的生日只字不提,仿佛根本没有这个日子的存在。

长大后我才知道,他们不是不知道,只是故意在避开。村里的老人都这样说,在农历七月七日子夜时分出生的女婴,注定是个受难的命。命里有狐精相克。对于命里的男人,注定有情缘,没福分。

所以我的父亲母亲,为了我长大后不至于没人要,嫁不出去,便串通起来合谋要将这个日子彻底抹掉。但村子那么小,家家紧挨着住,谁家的孩子某年某月某日生,谁家的老人何年何月何日亡,人人都记得很清楚,比你自己都清楚。更何况是我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。

我记得,在我的每一个生日里,都能饱尝到母亲抱怨的目光。而父亲总是不在家,要么去地里,要么在海上不回来。

据说母亲生我的那天,是难产,怎么挣扎也生不下我。当时她痛不欲生的号叫声,将经验老到的包生婆都吓得脸灰白。从傍晚一直折腾至子夜,我才落了地。母亲早已痛死过去,快到拂晓时分,母亲的一口气才慢慢缓过来,喝下父亲煮的红糖水,才恢复一点点力气。她一开口便使出所有力气骂我:“讨债鬼。”



我是一只讨债鬼。我来这个世上，是来讨债的。我永远欠母亲一笔债。我不知道，这笔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，要以怎样的方式来还。

我的生日，是母亲受难的日子。“晓难”是母亲给我取的名字，尽管父亲极力反对，母亲硬是坚持。我知道她是要我记住那夜的受难。

阿哥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哥哥，但是，我却在你那儿享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。当我孤单的时候，只有你愿意陪在我身边。

你从来都不在意我出生在那个不吉祥的日子里。你说：“世界上那么多人，每个日子每个时辰都有无数的生命诞生，别去相信那些老人的鬼话。”

当我渐渐长大，身体有了曲线，我发现母亲眼里露出轻微的类似于仇恨般的惊恐。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开始交头接耳纷纷议论。他们要求自己的儿子避开我，怕我把灾难带给他们。

而你，只有你，仍然一直陪着我，从没想过要离开我。虽然你的母亲，一位瞎了眼的善良的老人，对你和我的交往百般干涉，但你还是偷偷瞒着她来见我。你是个大孝子，然而，你为了我背叛了你母亲。

在这个海岛上，几乎全村的男人都靠打鱼为生，但你们一家从不出海，也不吃鱼。

儿时的我因为好奇，几次追问你，你都避而不答。每当我问起，你的脸马上就会变得苍白而冰冷。现在想来，那样的追问，于你多么残忍。而你却从没怪过我。我看不见你心底里的伤，却一次又一次地来碰你的痛处。

我又怎会想到，你的父亲就死在海里，尸骨未还。

父亲告诉我，失事的那年，你才四岁，而我还没有出生。所以，对你失父之痛的受难经历，我不会有记忆。但命运之神竟然将你经受过苦难，一模一样地复制到我的头上。

那一年，我十四岁。台风比预告时间提前来临，父亲的渔船在靠岸之前被掀翻。被打捞上来的父亲，睡在村口外的临时帐篷里。

枉死在外面的人，尸体是不得抬进村里来的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家里奔跑过去。来不及悲伤，我被巨大的惊恐淹没。那一刻，我的双腿在打战。我甚至

害怕朝父亲看。父亲的魂，再也回不了家，永远在海面上漂。

有很多人影围过来，开始忙碌。也有人在哭。母亲也在其中。但我忘了母亲的表情。她有没有哭？有没有悲痛？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

只记得那天的父亲，他的身体鼓胀着，嘴巴、耳朵、眼睛、头发，以及他的身体，全是水。

按惯例，死者在入棺之前，亲人都得站在跟前去见最后一面。轮到我时，父亲的鼻孔里流出了血。所有目光都在那一刻盯在我脸上。枉死在水里被捞上来的人，在他见到最亲的最放心不下的那个亲人时，会流出鼻血来。

父亲他不放心我。所有的人，都知道他不放心我。我出生在不祥的日子里，命里有狐精相伴。一生长下来就被预告灾难。

我居然没有哭。只是紧紧闭上惊恐的双眼。整个世界瞬间倾倒，变黑。

那天，是你张开双臂抱住我。你第一次这样紧紧抱住我。像抱住所有的过去，抱住所有的悲伤那样抱住我。这样的拥抱，刻在我十四岁的记忆里。就像失父的悲痛那样，永远抹不去。

那年之后，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好在加倍。我已离不开这样的好。直至我二十岁，也就是七年前的那个生日里，我知道，我们都不能够离开对方。

但在那天过后，你离开了家乡，我再也追不上你。

从小到大，我好像都在追着你长大。你比我大四岁。你开始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，我还没到学龄期，只能天天跑到你家门口去偷偷等着你放学回家。等到我好不容易挨到上学的时候，你已经上五年级了。我们在同一所小学里共度的那一年是我最快乐最知足的一段时光。然而，一年之后，你便升了初中。等我上了初中，你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。等我上了高中，你已经是大学毕业生了。

你说我是你的尾巴，追着你长大。

在学校里，你是公认的才貌双全、品学兼优的学生。你吹得一手好箫。你的一支箫，曾倾倒过无数女生的芳心。在学校举行的艺术节上，你凭着你的箫声，屡屡获奖。那时，你立下宏愿，要将你的箫音传遍中国，传遍世界。你要为艺术

献身。

离开学校,你才知道,现实社会根本不需要像你这样的艺术。但你不甘心。你双手托着一管竹箫,四处奔走,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,你开始寻找懂艺术的人。

你决定要出一张碟。但没有资助的单位和人。你的叔叔恨铁不成钢,不愿意在这方面再白白下本钱。你父亲死后,是你叔叔一直关照着。他只有两个女儿,但没有儿子,他把你当儿子般疼爱。

后来,你叔叔带着一家人搬去了城里,入了建筑行业,专门承包工程,业务做得不错。他苦口婆心劝你收了这方面的心,去城里帮他一起干,好好赚钱。

就在我七年前的那个生日里,你对我说,你要去城里了,去你叔叔的那个城市。说这话的时候,你黯然神伤。

我知道,你妥协了。或者说,你认同了你叔叔的说法:自己赚了钱后,才能做一个自由的艺术。

但是,你叔叔一定不会告诉你,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途。一旦踏上,开始赚钱,你就有可能永远回不了头,回不到艺术的那份自由悠然的心境。到那时,你会蓦然发觉,你不仅为艺术献了身,还献出了灵魂和感觉,你会什么都找不回来。

那晚,为了祝福我的生日,你又吹起了你的箫。你把你的箫吹得空空荡荡,我却听得满腹心事。

我再一次为你跳起舞。在学校里,我就喜欢跳舞。我喜欢跳舞,是因为在你吹响箫音的时候,可以为你跳舞。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箫声中断,我跳了一半的舞也被迫中止。

你说:“你听听,我吹得一点都不好。”

我记得很清楚,你说着这话,脸上带着平静的笑。然而笑里静伏着的那份忧伤,却惹得我鼻子一酸。

“让我把这支舞跳完吧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说出这句话,你手一松,将跟随了你多年的竹箫抛向大海。像下着狠心,要把舍不得丢掉的东西狠狠丢掉,然后

腾出地方来，放进新的东西去。

我再也没有机会对你说这句话。这句话一直含在我嘴里，我随时都想对你说出口，但终于，没有机会说。

记得那时，我惊恐而绝望地望着你，尖叫出声。

“阿哥——”

你一把抱住我：“叫我颜禾！”

“阿哥？”

“叫我名字！”你再次命令我。

你软下声来求我：“难难，不要再叫我阿哥，叫我的名字——颜禾。”

我却叫不出来。这么多年叫下来，我一下子改不了口。

你的嘴唇盖住了我的。你第一次吻了我。我还记得那晚的战栗和悲寂，以及说不出的忧伤。

我等这个吻，已等了整整二十年。但是，终于等到的那天，我却没有全身心地接受。

不是我不想。是我不能。

我红肿着双眼，背过脸去，不敢再朝你看。你单纯地以为，是近在眼前的离别给了我忧伤，给了我哭的理由。

天上的星星闪着光，把海面照得如白镜。你说：“难难。”

你总把“难难”叫成“囡囡”，故意学我生父的声调。

你让我抬头看天边的银河系，说：“现在的牛郎和织女正在一起呢，牛郎和织女一年只相会一次，这个时候他们会干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牛郎很懒，一年到头都不肯洗碗，织女这会是在帮牛郎洗碗。等洗完最后一只碗的时候，天已亮了，织女只好回去……”

你“呸”一声截断我，让我少听那些老人胡编的瞎话。你说这样的夜晚，牛郎不会傻到让织女去洗那些破碗。



你带我游入海里。不远处，竹箫在随波逐流。我看见心里的伤口，在海水里炽烈地疼。我忍着难言的苦，没有办法对你开口。

二十年来，我什么事都对你说。唯独那件事，我瞒着你。我开不了口。我没有勇气说。

沉沓的箫音在我头上绕着。我沉入水里，再也舞不起来。

我们去掉了所有的衣服。在海水里，我们赤裸着。我已是个成熟的女子。你抱着我。你说我真像一条鱼。

鱼的翅膀扬起，鱼尾在摆动，鱼的嘴唇在呼吸。我迎向你。你一直是我的渔人。我希望你是我的渔人。

而你从四岁那年开始，便已成为一个不吃鱼也不捕鱼的人。自从你的父亲枉死在海里，鱼便成了你们餐桌上的禁忌。你再一次强调，尤其是鲤鱼，以后如果捉到它，一定得放了它。鲤鱼最通人性，通神。

我听得脸红心跳。月光如水，海面上泛着点点白光。

父亲死后未满周年，母亲就改嫁。按村里的旧规矩，家里男人死后，至少得守三年寡。但母亲等不起。一个人拖着三个孩子，怕迟早被饿死。早早把自己嫁了出去，嫁给同村的男人李铁。他是村里的村长，现在是我的继父。

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继父。我讨厌这个整日眯着小眼睛，脸上油光光的男人，整日背着双手，利用他的小权力索取着全村人对他讨好的表情。

但是，你劝我：要好好对待家里人。现在他是我的继父，和我是一家人。

阿哥，如果我在那晚，将那个男人对我做下的坏事说出来，你是否会一怒之下去找他算账？你是否还会扔下我一个人去城里？你是否会原谅我在那晚拒绝了？

只有我知道自己身体里的秘密。我的身体已不干净。我不能带着这样的脏给你。我怕我的脏也会脏了你。

你的眼里分明有受伤的痕迹。

你把我放回了海里。居然还道了歉。就像一个渔人，将捕到的鱼放还大海。从此天各一方。

风从海面上汇集过来，如一只无形的魔的手，吹干了我们的衣衫，吹乱了我的发。你站在我面前，将手伸进我的发际，从前到后帮我一下一下地梳理。就像我的生父，总爱把我的头发从前面往后脑摸，像在帮我梳理。

但风不停。头发总是乱舞。

就着星光，你用白色的纸巾折了一朵莲花给我。这是我们经常折的花。你说，这种花，只生长在湖水里。H城的西湖里就开着许多这样的莲花。你说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带我去看莲花。

在二十岁之前，我从未看见过真正的莲花，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大朵大朵地开在静止的水里。

我只知道在海边的神龙庙里，菩萨盘腿坐着的那朵，就是莲。还有在古老的年画上，也有莲花和鲤鱼。

鲤鱼跳龙门。求菩萨保佑时，就求这个。

那晚，我握着你的纸莲花，和你双双跪在海边的神龙庙里。村里所有的人在下海或远行之前，都会去那里求一求，许个愿。我不知道，你跪在菩萨面前的那一刻，心里在想些什么？是否有所求？求什么？

你没有说。以后也没有告诉我。在微弱的灯光下，你紧闭着唇，我只看见你的脸上有忧伤，还有些遗憾。

而我的心里只是一片空白。我什么也没求。我已不相信莲座上的佛。佛没有保住我和你父亲的命。求了也没用，不能保佑我们平安！

是不是我的不敬受到了佛的惩罚，是佛让我们永远失去了对方？

那晚，我手心里捧着的莲花湿了，一点一点软塌下去，像枯萎的花朵。

你说：“别哭。你哭雾了眼睛，在这夜里就会再也找不到我了。”——这句话，就像一个寓言。

二〇〇〇年的那个七夕过后，你来到这座城市。

只不过几天之后,我也追随你而来,来到这个城市里找寻你。
但城市像大海。七年,我都没有找到你。我终于追不着你。把你追丢了。

我曾抱怨过,时间过得太慢。慢到令人窒息。慢到不知道许多个日子怎样才能去把它们一个个地度完,直到遇见你。

然而,此刻,我却恍然觉得,时间飞逝而过,一转眼便已七年过去。今天已是二〇〇七年的七月。

晚上,我是走回这个阁楼的。七夕节已过,但街道两旁依然摆满了各种鲜花,玫瑰、百合、康乃馨、勿忘我、满天星、情人草……它们各自摆出一副待售的表情,等待着人们前来选购。

唯独没有莲花。圣洁的莲花,从来不走进花店。而我心里却只盛开着一朵花,期盼着终有一天会再次得到它。

一朵纸折的莲,它在我心里永不凋谢。如果你在身边,你会不会再送我一朵莲,一朵纸折的莲?

就像现在的我,不自然地将手中的一张纸巾,折出来一朵莲花。

我已将身上的宽大睡袍脱下来。阿哥,如果你在天有灵,如果你此刻就在我身边,那么,你应该能看到我乳房上有一朵莲花。

——那是对你的纪念。

虽然,这朵莲花你从不曾摸过,也从不曾亲眼看到过它。但它因你而存在。阿哥,我已学会不哭。我怕哭雾了眼,连下辈子也无法找回你。

贰

七年前的那夜，你说，不要送，我明天一早就走，我会回来看你。

你怕看见我哭。我重重地对你点头，答应不去送你。但第二天，我比你更早到了船码头。

我经过神龙庙。庙里跪着村里的老婆婆，她在为她将要远行的儿子祈福。我在庙门外，看着她无比虔诚的背影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没有走进去。心里有些许感动。

太阳还没升起，海面起着雾。雾使劲抱住渡船。多年后，我怨恨过自己，当初为什么不走进去，跟那老婆婆一样求一求菩萨的保佑？

我站在风里。风从不确定的方向吹来。乱舞的长发打在脸上。身体不自主地战栗。我在害怕。我死盯着渡船不放。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萦绕着我，它将渡你去彼岸。我再也听不到你的箫声，再也不能够为你跳舞。

你从身后抱住我。

“带我走吧！”我在心里喊。你的身体与我一样地在风中颤抖。我知道你听得见。只有你能听见我心里的呼喊。一转身，我便看见你满脸的泪。

我张开口，我想对你说出那件事。我知道，只要我说出口，你一定能为我留下来，或者带我走，你不会就这样放心地丢下我。

那个早晨，我这样想着。我这样想过，阿哥。但是我还是没有说出口。我没有勇气。



你的母亲，拄着拐杖站在我们身后。她用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瞪着我。她在生气。我知道她不喜欢我，和村里的那些老人一样害怕我。

她的拐杖敲得地面咚咚响。她说：“颜禾你快走，别误了班船，你叔叔在那边等你。你要听你叔叔的话。”

是的，你是颜家人。你就得听颜家人的话。你的母亲把你托付给你叔叔，靠你叔叔引你步入光明的正途。

我的话，你不能听。我只会害你。我来这个世上，是来讨债的。全村的人都知道，我命中注定是要来这世上害人的。

我无力地松手，把你放开。就像雾最终抱不住船一样。

你走向那船。没有回头。你的双肩在风中颤动，我知道你在哭。你的背影在我眼里渐渐模糊。

突然有一个骇人的景象跃入眼里。你变成了父亲。我被这幻觉一样的念头吓了一跳。我紧紧抱住双臂。

我不敢回头看，我怕一回头便看见你母亲。如果让她知道我刹那间升起的怪念头，准会用她的拐杖戳死我，诅咒我快点去死。

你上了渡船。我没有等到船开，我无法再站下去。我怕我幻觉一样的预感，和预感一样的幻觉会再次出现。它令我害怕，让我感觉到彻骨的寒意。

我没有回家。我沿着海边从小路上走，去了那块地。你一定知道那块地的。就在我家后面的山坡下。那里有一棵桂花树。是父亲种下的。

每年的桂花时节，父亲会带着我去打桂花。父亲在树上，我在树下。我用尼龙薄膜铺在地上，等父亲用树枝将桂花一批批打下来。

金黄金黄的肉桂，落在尼龙薄膜上，也落满我一身。我故意不换衣服，每次打完桂花，就跑去找你，让你闻我身上的香。

十四岁那年父亲走后，你替代了父亲。你在树上，我在树下。你在打桂花的时候，我就坐在地上一遍一遍地想父亲。我的衣服上、头发上落满你打下来的桂花。你说：“桂花这东西真是怪，越近越闻不到香味。”

我已沐在桂花香里，被你打下的桂花雨淋湿。你说这话时，我有点走神。魂

在远处游弋。心里很满又很空。就像满树的桂花香，你明知它存在的浓郁，却拼了命还是闻不到一样。那种感觉特别怪。

你说，你也很想在院子里种一棵桂花树，推开窗就能闻到香。我说，不用开窗也能闻到，香味自己会从窗缝里挤进来。

你笑笑，说你母亲不允许你种。桂花树不能种在院子里，桂花树有树神。到了夜里，你母亲怕一开门便撞见树神。

我慷慨地指着我家的桂花树，说把树分给你一半。你诡秘地笑笑，转头问我：“那树下的东西是不是也给我一半？”

我羞涩地逃开了，心里灌满喜悦。你知道父亲在树下埋过一坛酒，那酒叫“女儿红”，等我出嫁的那天，挖出来款待客人用。

但那坛酒，却跟我一再擦身而过。它跟我无缘。

阿哥，还记得那一次吗？在那个夏天的傍晚，我们去山坡下，坐在桂花树下乘凉。你突然说，你想摸摸那坛酒。你的脸微微红着，呼吸变得急促。我偷偷看你一眼，不吭声，心开始剧烈地跳。

那晚，我们累得满头大汗，但我们没有挖到那坛酒。我们找不到具体方位。也许我们挖得不够深就放弃了，也许那坛酒已被错综复杂的树根盘踞，我们没有力气再继续往下挖。天已晚，晚饭时间到，母亲的叫唤声，从家里的后门口远远地传过来。

但是那晚，我们一点都没有怀疑过那坛酒的存在。就像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我之间那份爱的存在。

你去地里摘来一大把指甲花。紫红色的小碎花，像一个个闪亮的水晶，你用狗尾巴草把它们串成一串，当项链挂在我脖子上。那晚，我已经是你的新娘。

但是，你走了。我的心坠入深渊。无形的恐惧压着我。没有你的村子，天是灰的，阳光发了霉。

我迫不及待地想逃离那个家。逃离那狭小逼仄、人影憧憧之地。我要到城里去找你。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你。

也是一个早晨，阳光破雾而出，我登上渡船。我终于登上渡船。那只船它载



过你。走进船舱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已离你不远。

在岸那边，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来送我。他们在哭。我喜欢会哭的人，但我不喜欢母亲哭。她的哭，心里装满混乱的情感和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一生下来，她就对我有轻微的仇恨和恐慌。她巴不得我离开，永远不要回家。

其实，我一直是个无家的人。自从你离开我后，我始终在寻找家。但家并不存在。母亲的子宫，也不是家，只是将我降生于世上的一个过渡物，而且即使这样，也还回不去。

多年之后我才明白，我来城里找你，其实就是在寻找家。你已是扎根在我心里的不可动摇的家。

我找了你好七年。七年的寻找换来一场空。其实也不是空。我总在不远处给自己一个假定，假定你就站在前方，张开双臂等着我。就这样，让自己一程又一程满怀希望地走下去。

“我总算找到你了！”

——这样的幻想，每每惹得我鼻子一酸。仿佛你就站在不远处，等候着我靠近。然后紧紧抱住我，再也不分开。

到H城后，我没有急着去看莲花。我盼着有一天，你会带我去。我记着你的那句话，你说过你终有一天会带我去看西湖里的莲花。

我在一家廉价的小旅馆里住下来，向旅馆老板娘借来一本这个城市的电话簿，找到所有的建筑单位。逐一打电话。几天下来，所有的电话都说没有颜禾这个人。我开始按着地址找，打不起出租车，只能挤公交、走路，我在每个建筑公司门口等。我想总有一天，你会从一个大门里突然走出来，走向我……

但是，直到我把身上的钱差不多都花完，再也不能在这个城市存活下去，你还是没有出现。

我已精疲力竭。可我不能回家。我不想就这样放弃。我需要一份工作，我要养活我自己。

我帮人洗碗、擦地、带孩子、卖花、送报、送盒饭……我已记不清楚，那一段日子里，我到底干过多少短工。天天累到喊不动累为止。每时每刻都被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所控制。

但是,我却喜欢上了这份陌生和自由。我发觉在这个城市里,我可以隐藏起所有的历史和过往。不需要戒备,不需要说明,也没有人再会提防我、害怕我。哪怕我真是狐精投胎,也没人知道我。在这里,我就是一粒灰尘,可以微小而自由地活。

我一步一步地走着,一天一天地度着光阴,所有的苦与累,都已成为过去。永远过去。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诉苦的人。但每次想起那段日子,我仍然会止不住泪水涟涟,伤心像潮水一样涌上来,将我掩埋。

阿哥,我没有怨你。也不想恨自己。一切都已过去。我也不想忏悔什么。我只想跟你来说说话。今夜,我是来收足迹的,为你,也为自己。

那么,请你坐下来,好好看着我,听我说。在我开始回忆这段消失的岁月时,我想象自己也是一只魂。你应该能听见,我曾经疯狂又痴迷的声音,一次又一次地迷失了心,迷失了方向,迷失了我自己。